



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过的文化遗产

潮州一桥一楼一街: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 刘 星

韩水奔流，湘桥卧波，大街通衢，牌坊林立。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古城潮州，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素有“海滨邹鲁”“岭海名邦”的美誉，是一座秀美的文化之城。

2020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潮州考察，走广济桥、登广济楼、看牌坊街，指出“包括广济桥、广济楼在内的潮州古城比较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实属难得，弥足珍贵”，强调“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并殷殷嘱托“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一桥一楼一街，是潮州市重要的文化地标，赓续着千年文脉，沉淀着城市精神，也承载着海内外潮州人念念不忘的乡愁。每每徜徉其间，总能穿越悠悠岁月，感知中华文化重要支脉的人文魅力，油然生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守护。

潮州古城东门外，韩江浩渺，江上亭影凌波、古韵悠然，被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的广济桥横亘江面。东西两岸为石桥墩，中间是十八只梭船，白天连接供行人通行，晚上打开供船只通航，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形成“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的独特景致。

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任广东提举时，曾督师至潮州，写诗赞赏早期广济桥（时名“康济桥”）道：“看著南州奇观了，人间山水不须看。”广济桥的“奇”，不仅在于“韩江春入涨遥遥，十八梭船锁画桥”的美轮美奂，更在于“舟锁长桥，乾坤浮一线”的辽阔壮观。广济桥建造河段宽度500多米，但上下游江面宽度仍然保持1000多米，水流十分湍急，建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太守曾汪造1墩86只浮舟开始，其后历经三朝官民，长达



潮州广济桥

近360年的接力修筑，到明嘉靖九年（1530年），知府丘其仁方才建成“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格局，堪称世界建桥史上的奇迹。

考察潮州时，习近平总书记沿桥步行，察看桥亭、浮桥，强调广济桥历史上几经重建和修缮，凝聚了不同时期劳动人民的匠心和智慧，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潮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标志。随后，习近平总书记步行穿过广济桥畔的广济门，沿石阶登上广济楼。广济楼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襟江控岳、护邑镇桥，历来为潮州城之城防、交通要隘。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察看非遗文化作品，观看非遗项目传承人代表的现场制作演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以潮绣、潮瓷、潮雕、潮塑、潮剧和工夫茶、潮州菜等为代表的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牌坊街是潮州市的文化地标之一，全长1948米（其中太平路1742

米，东门街206米），23座石牌坊鳞次栉比、巍然耸立，连接起51条古街巷。

坊之多而知风化之美。唐宋以来，潮州人才辈出。为表彰科名、宦绩、忠义等方面的突出人物而建造石牌坊，明清时期最为兴盛。据《潮州府志》《嘉应州志》《潮州志·古迹志·坊表》等记载，潮州府范围内，曾经存在过500多座古牌坊，其中海阳县约160座。作为唐宋以来潮州古城的南北中轴线，太平路上牌坊最为集中、数量最多。清末，具有南洋风格的骑楼建筑被引入广东，太平路也逐渐改造成骑楼式商业街，中式明清石牌坊与两侧南洋风格骑楼和谐共生，中西合璧的侨乡风貌独具特色。

一条牌坊街，千年府城史。行走在一座座石牌坊间，感人至深的人文故事品读不尽，崇文重教的城市精神绵延千年。总制三边、威名赫赫的翁万达，忠贞不屈、舍生取义的郭之奇，清廉节俭、勤政爱民的吴均，高中状元、返乡伺母的林大钦……这些先贤人物身上体现的忠孝爱亲、敢于奋斗、追求理想等精神，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精华具有高度一致性，奠定了潮州文化的精神内核，涵养了这座城市的儒雅气质，成就了其“海滨邹鲁”“岭东首邑”的美誉。

从广济桥的匠心智慧到非遗传承的精细工夫，从牌坊街的先贤故事到崇文重教的城市精神，恍如一幅源远流长的历史画卷，铺展开潮州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绘制出这一中华文化重要支脉的鲜明特质。

沿着历史的星河溯源而下，这里曾是荒芜的百越之地。两晋时期“衣冠南渡”，对潮州人心态产生深远影响，韩愈治潮、传道启文，士民笃于文行，赋予潮州文化儒学底色。明清以降，潮州人过番出海，近代南洋文化得以传入潮州，为潮州文化发展注入新的内容。在本地土著文化、中原汉文化、近代南洋文化互相影响、碰撞交融中，中原汉文化以其强大的文化基因始终保持其主基调。

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赋予潮州文化深厚的底蕴。潮州文化传承中原古韵，潮州方言被誉为“古汉语的活化石”，潮州音乐保留有汉唐遗韵的弦诗乐、宋代宫廷古乐、宋元戏剧音乐、明清外江乐被誉为“华夏正声”“唐宋遗音”“中原遗响”，婚嫁等民间礼俗中仍可看到“周礼”的影子；潮州文化追求精致讲究，工艺精妙典雅、饮食精美别致、生活精良细致，潮州获评“世界美食之都”“中国秀美之城”，是全国首个“中国工艺美术之都”，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中国民间工艺传承之都”，潮州工艺把“工夫”刻在了光阴里；潮州文化彰显开拓创新，大海在其南，潮州人向海而生，骨子里素有开放包容、敢闯敢试、刻苦拼搏的基因，为推动潮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作者系广东省潮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桐江书院：曾经的“江南第一书院”

□ 朱 成 陈 沉

桐江书院位于浙江省仙居县皤滩乡山下村与板桥村之间。书院北望永安溪，东临鉴湖，西南有三山鼎立，环境清幽、钟灵毓秀。八百多年前，南宋乾道年间进士方斡在两村方氏义塾的基础上，兴建了规模较大、布局精巧的书院，并称之为“鼎山堂”。为了维持书院长期运转，还“旁置义田数十亩，以备四方来学膏火之费，一时文人荟萃”。后至元皇庆年间，方斡后代方志道复建书院，易名为桐江书院。

桐江书院名称的由来与晚唐著名诗人方干有关。科场失意的方干隐居于绍兴鉴湖。唐乾宁间进士孙郛是仙居人，与方干交谊深厚，曾邀方干来老家做客，板桥一带的优美山水让方干留恋不已，于是就带上全家老小在此地寓居了一段时间。他的后代后来也迁到了板桥村繁衍生息。方干曾长期寓居桐江白云源（今桐庐芦茨）。方干去世后，他的学生们在整理他的诗集时，即以《桐江集》名之。方斡玄孙方志道为了纪念先祖方干，故复建书院时易名为“桐江书院”并一直沿用至今。

方干第八代孙方斡创办书院时承袭岳麓书院的《朱子书院教条》为学规，以道学为开宗之学。方斡生平事迹旧志记述甚少，《台州府志》有百余字的传文，另在《水溪先生祠堂记》中誉其“潜心六经，卓然屹立于众醉独醒之中，遂为东南学者表正之师”，“心传道统，学为儒宗，群弟子接迹咸盛”。书院创办后，“四方之学士文人，负笈从游者踵相相接”。方斡门徒

众多，较为突出的有南宋淳熙二年特科进士方刚以及张布、黄宜等人。

朱熹与桐江书院交集颇深。他在台州任职过两次：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在台州担任祠禄官；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同时兼主管台州崇道观。在任期间，朱熹的足迹遍布台州各地的书院，尤其对桐江书院情有独钟。

他多次来桐江书院讲学，传播他的理学思想。置身于书院的清幽之境，看见道溪山、眠山、赤山三座小山鼎足而立时，他挥笔写下了“鼎山堂”三字赠给方斡。刻有“鼎山堂”三字的匾额数百年来几经辗转，现挂在重建的桐江书院的前殿檐下。朱熹甚至把儿子送到这里来读书。在《板桥方氏宗谱》的记载中，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王十朋也与桐江书院颇有渊源。王十朋，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人。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王十朋以宋高宗赵构御笔亲批“经学淹通，议论醇正，可作第一人”，登榜状元。王十朋与方斡相识时，桐江书院还只是方氏义塾，王十朋便在此讲学。王、方二人相知相惜，感情渐厚，在得知方斡建成桐江书院后，王十朋便亲笔写下“东南道学世家”“理学名宗”两块匾额，送至书院。在方斡的主持下，朱熹、王十朋、吴芾、陈庸等知名大儒汇聚一堂，书院名声鹊起，成为了台州的文化高地。

桐江书院兴起的背景是南宋对文教的重视。1127年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距离仙居两百多公里的杭州成为

南宋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偏安的南宋政权无心北伐，大兴文治，这对各地书院的创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书院这种办学方式分担了朝廷培养科举人才的责任，又以其学术独立性，使新兴的学说得到广泛传播，也使这些知识界的在朝野上获得尊重。方斡颇有远见，一直致力于用书院开拓科场宦业、培养学者儒士。他创立的书院，进一步推动了理学思想在仙居乃至台州的传播，并对浙东南一带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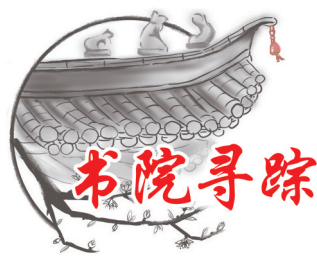
仙居历史上出过240多位进士，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南宋期间，这与桐江书院的教化引领密不可分。朱熹理学思想在仙居的传播和熏陶，也使仙居读书人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文化气质。根据仙居历代县志、家谱等记载，仙居籍官员中，有过御史、通判、按察使、提刑等监察官经历的达50余人，境内曾留下正谏坊、都宪坊、台宪坊等多座御史牌坊，故有“御史故里”的美誉。这些御史们在为官期间个个清正廉洁、爱民如子、嫉恶如仇、勇斗奸佞，在中国廉政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仙居印记。

时代变迁，逝者如斯。桐江书院建成后八百多年间，几番被毁又几度重建。宋末书院一度被毁，元皇庆年间，桐江书院由方志道重建。明代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入侵仙居，桐江书院再次被毁。清代同治九年，方作梅等人历经三年在原址上重建书院。重建后书院为四合院式结构，主体建筑为前后两座讲堂，雕梁画栋，石柱圆

形，粗壮雄伟，其上镌刻有歌颂先贤及书院的对联多副，这样的格局保留至今。新中国成立之前，书院曾被改为方氏祠堂。新中国成立之后，书院里办过山下村小学。

浙江历史上书院甚多，能够保留至今的，已是少之又少。而早至宋元时期建造的书院，历经八百多年风雨飘摇仍以书院形态保留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了。近年来，为了保护传承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仙居县重修了桐江书院。重建后的桐江书院景区占地150多亩，书院主体由正门、鼎山堂、大成殿及东西厢房构成，灰墙黑瓦，周边点缀着牌坊、状元桥、长廊、古戏台等建筑。书院前，两棵苦楮树历经了八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后依旧苍翠挺拔，郁郁葱葱。书院大门两侧的砖墙上分别刻着“文公访道地 殿元受业家”两联，彰显着书院曾经的辉煌。书院内布置有仙居儒学发展史和仙居御史文化两个展陈，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八百多年过去了，桐江书院现在虽然已经不再承载原来的功能，但仍以全新方式继续教化人们。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科技进步、人才培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面对技术创新带来的新一轮社会变革，数据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已成为发展的强力引擎，科学研究范式、学科发展模式 and 智能技术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应着力探索面向未来的卓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增强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聚焦战略定位，把握正确办学方向。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最重要的立校之本就是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各种思想思潮交融交锋，高校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要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认识科技创新对政策制度、组织方式、育人模式和文化生态带来的深刻重构，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确保学校各项事业沿着正确道路前进。不断完善“三全育人”工作机制，不断强化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引导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事业之中，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关注内涵建设，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是高校建设发展的核心关键，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基础，是高等教育适应未来技术变革、经济社会发展 and 人才需求变化的客观需要。当前，面对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变化，探索需求导向下的知识体系重组和学科交叉实践下的学科体系重构，才能让知识交叉回归科学整体、人才供给满足发展需求，才能更好培养具有复合知识运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人机协作创新能力的时代新人。将跨学科跨专业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面向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建好与自身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群。同时，积极推进数字化学科与传统学科交叉融合，加快打造以“信息科技+X”为代表的战略急需交叉学科专业，不断厚积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与底气。

不断深化产教融合，释放开放办学效能。智能时代的到来，要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思维，持续做好高校建设的分类引导，在开放融通中实现优势错位匹配和整体协调发展。要整合转换一流企业的生产资源，让卓越拔尖创新人才在真实产业环境的大平台中锤炼真本领，在面向国际竞争的真场景中解决真问题，不断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育人成效，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构建精准对接行业产业各环节、服务电子信息领域多层次、覆盖工科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格局，形成“理论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坚持将产业实践要素融入人才培养方案，高质量开展校企硕博联合培养，推动校企课程共建、团队共商、项目共谋、导师共聘和人才共育，“企业出题、校企共答”的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举措不断丰富。另一方面，坚持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解决“卡脖子”关键技术作为育人“选题”，依托学校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高水平科研平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加快培育前沿科技领域高层次人才。

完善学生评价机制，深入推进评价改革。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要心怀“国之大者”，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因此，新形势下要引导人才培养与师资建设向着服务国家战略大局的实绩贡献转变，将人才培养质量高不高和科技创新成果实不实作为检验标准。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作为牵引学校事业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抓手。一方面，持续完善学生评价机制，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推进“五育并举”，构建以动态监测代替静态监测，学期内表现评价与用人单位延伸评价相结合的过程性综合性评价机制，打造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更好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深入开展教师队伍分类评

加快构建卓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 徐 坤

价改革，推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更加多元，引导激励各类人才在不同领域各美其美、各展所长，教师队伍教学本领水平、学术科研贡献和战略服务能力得到持续提升，为卓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坚实保障。

加强技术攻关，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高校作为探索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的重要力量，要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在教育改革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加强技术攻关和应用开发，充分利用智能技术支撑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师教学方法改革和教育治理能力提升；推动原有散乱的教育数据向集合“采集—处理—共享—使用—保护”为一体的数据驱动治理转变，有效实现智能技术与高等教育的双向赋能。持续加强“人工智能+X”卓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培养贯通人工智能理论、技术、应用等的纵向复合型人才，以及掌握人工智能与经济管理、人文法律等的横向复合型人才。坚持“需求牵引，数字赋能”，推动建设包括5G全息远程互动型、VR互动型、示范教学型等融物理空间、资源空间和社交空间于一体的智慧教室百余间，促进学习资源便捷获取，推动课堂交互更好开展。持续打造以5G通信网络为依托的教学云平台、科研云平台、科创实训平台等，覆盖“教—学—管—考—评—研—训”的数字化教育场景持续完善，有效带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的全方位、深层次变革，“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泛在学习生态全面构建，推动信息技术向人才培养全过程加速渗透。

（作者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



学科体系 • 学术体系 • 话语体系